

就诊记

◎田邦利

记不准哪一年了(2006年前后),一个夏天的早晨,娘对我说,腿疼,好几天了,起先没拿当回事,越来越厉害了,不敢走道了。我说:“咱去医院找医生看看。”娘身体挺好,没扎过针,很少感冒,感冒也不吃药,扛着,扛两天就好。这次腿疼,我去医院,她欣然接受。

接诊的是卢士平大夫。没化验,没拍片,卢大夫给老人听了听,看了看,说:“老太太没有病,腿疼八成睡觉着了凉,回家做做热敷,或是贴点伤湿止痛膏,几天就会好的。”

回到家我问娘,睡觉敞窗户了?娘说“是”。“腿疼就是这么引起的,以后睡觉不要敞窗户了。”我给娘贴了几片伤湿止痛膏,三五天就好了。

1999年6月9日,早7点多,县医院的救护车开进了一中,在操场西南角停下,随救护车来的是唐清颖大夫。

操场西南角正盖着学生宿舍楼。我住的院落就在楼前。盖楼,噪音太大,影响休息,我让施工方把屋的后窗给堵了。堵了后窗,噪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但通风问题来了,更是天热了,屋里不通风,闷得慌。这天吃过早饭,我扛把梯子去了屋后。窗户离地2米,梯子不高,就靠在窗台下。堵窗户的砖是单砖挂着的,我站在梯子上,想一个一个把砖拿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拆第一个砖,一片砖都动了,冲着我的脸,冲着我的胸,扑了下来。闪在我头脸还算机灵——教数学的嘛!一转身从梯子上朝一侧跳了下来。闪开了窗户,没让砖砸着。窗户打开了。屋里通风了,亮堂了。我“哎哟”一声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家人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我说:“快……快打120!”

“别动。”唐大夫不让我动。看我腿脚还能活动,说“问题不大”。接下来我被滚上了担架,抬上了救护车。做了个CT,L3椎体压缩性骨折。让回家躺着。“没有好办法吗?”我问。唐大夫说:“木板床上躺着就是好办法。躺一个月就行。”家里木板床上躺着,一天一天,盼了日出盼日落,算是尝到了失去自由的痛苦。7月6日我起来了!一步一步走到办公楼前,见到了即将进入高考考场的学生。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就要命。因了牙疼,因了牙的事,去县医院口腔科不知多少次了。这次我去县医院,车棚里锁着车子,在仁风一块教书的陈道信老师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捂着肿得像小火烧一样的半个腮说:“牙疼。”他说:“牙疼好说。给你介绍一位好大夫,看牙看得很好,服务态度也挺好。”他张了张嘴说:“我的牙就是他看的。”我问:“谁?”他说:“和你一个姓,姓田,田东海。”我说:“好,就挂他的号。”

“没事。牙发炎,吃点药就好了。”田大夫开着药又说:“这颗牙也不大行了。先吃个药,能坚持多久是多久。”回到家,吃上药,有2个小时,牙就不大疼了,胖胖的半个腮也渐渐地瘪了下去。

“一颗牙……我想拔了它。”田大夫撕开消毒器材包,拿起牙镊子和小镜子,在我的指点下,眯了眯,说:“这颗牙已经不行了。没有保留价值了。”“血压高吗?”“不高。”“好,那就拔了吧。”田大夫给我打着麻药说:“别紧张。”打上麻药略一伸,他拿起拔牙钳,我张张嘴,还没怎么着呢,牙就下来了。一团药棉就塞上了,让我咬着。“牙出了洞,牙根都坏了。”田大夫让我看拔下的牙。他一边开着消炎药,一边嘱咐我:“半小时后将药棉吐出。今天不要刷牙,不要漱口。”

不知啥时候左脸颊上多了一个小黑点,小黑点像黑泥垢,表面粗糙,不疼不痒,但不好看。黑点有豆皮大了,2014年秋天,一天我去了县医院皮肤科。接诊的是郭琳大夫。我指着脸颊上的黑点问:“能拿掉吗?”“能。”“得动手术吗?”郭大夫说,通常有三种办法:冷冻,刀割,激光。她建议我冷冻。

来到治疗室,郭大夫打开一个圆桶状容器,提起一根如测定管的东西——不妨就叫它测定管。测定管下端冒着白雾。她拿着测定管精准地在小黑点上涂抹,感觉凉嗖嗖,有液体渗入。涂好后她告诉我,要注意面部卫生,可抹点紫药水,以防感染,有少许液体渗出属正常现象,可用药棉轻轻蘸去。结痂,脱落,半月二十天(记得是这么个时间),摸摸不平,再来一趟,平了就不用了。

事情的进展果如郭大夫所言。二十天后,我摸了摸脸颊,平了!照了照镜子,红光满面。颜值提高了10个百分点。禁不住惊呼:美容的人们啊,别来这里那儿的了!美容就去济阳县人民医院皮肤科。

俺家老王曾认为她得了糖尿病,听说哪个地方免费或是3元5元验血糖,她准去。不让她去她还去,说对她不关心。一天我从报上看到柳翠翠大夫的事迹介绍,对他,咱去济南市第七人民医院中医科找柳大夫看看?老王一下子没想到,问:“去济南吗?”“不……”“哦,知道了——县医院。”

柳大夫说:“大姨不是糖尿病。血糖稍高点,但不是糖尿病。平时饮食上注意就行了。”老王总想开点药。柳大夫给她开了一瓶药,说:“要吃就吃点,不吃也行。没事。”

我不知道柳大夫给她开的是啥药,她吃了那瓶子药,就再也不敢说糖尿病了。谈金强大夫告诉我,他周三值门诊,其他时间在病房。2017年3月30日上午我去了县医院心内科病房,对谈大夫说,近几天心跳厉害。他拿起听诊器听了听,又摸了摸脉,说:“早搏。”他开了单子让我做个动态心电图。

动态心电图显示,频发房性早搏。我有些紧张害怕。谈大夫说:“别害怕。没事。”我问怎么治疗?他说:“早搏没有临床意义。心情舒畅,别生气,别着急,别激动,注意休息,慢慢就会好的。”他先后给我开过“参松养心胶囊”和“心宝丸”,让我适量服用。频发房性早搏很快就转为偶发性早搏,一天一天,好了。

2017年11月30日,晚饭后量血压,血压太高,很是紧张。女儿开车拉着我去县医院,我想找谈大夫,急诊室里的医生说谈大夫不在班,我让医生给拨通他的电话,医生犹豫,问我认识谈大夫吗?我说认识,他也认识我,我是他的病号。在我的请求下医生拨通了谈大夫的电谈,电话里谈大夫让我回家,吃上降压药,倒下休息。并嘱咐我,血压升高,尽量别动,倒下休息,血压就会慢慢降下去。

去医院就医,免不了拍片。一次,影像科李士涛大夫看了我的影像报告说:“没事。双肺纹理增多……大可能是感冒了。多喝水。”

因征篇幅所限,只能写到这里。借济阳区人民医院建院70周年之际,向我和我的家人就医提供良好服务的(哪怕是一句温馨的话)医生、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文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医”脉相承 追梦七十年

◎朱宝慧

起来继续赶路。走到黄河边时,天已蒙蒙亮,河面结冰无法渡河,他又苦口婆心说服渡船师傅,帮忙渡河。终于,费了好周折才赶到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接诊大夫感叹道幸亏来的及时,不然患者性命难保。这时天亮了,陈院长这才发现自己已是满身泥土,耳朵和四肢都冻伤了。

医者仁心莫过如此,因为心怀患者,所以心甘情愿。一边回味一边追溯,时间来到20世纪90年代。黑白照片上有了色彩,曾经的瓦房变成小楼,白色的大褂之间也多了几抹颜色,有淡蓝的隔离衣,浅灰的技师服和生命绿的急救装。忽然,我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我的父亲,他曾任急救中心主任。在我童年时期,父亲因为当兵,而缺席我们的生活;因为思念,我和弟弟常会把穿军装的陌生人错认成父亲。后来,他转业来到医院工作,我们高兴地以为家就要完整了。吃饭的时候不大的小圆桌总能圆满了;放学的时候也会有一个伟岸的身影像着我们回家了;过生日的时候一家人能聚在一起唱生日歌了……可谁知他留给我们的仍然是匆匆离去的背影和承诺不完的“下一次”。我们的饭桌前依旧有一个位子空着,左等右盼,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上学的时候仍然是拜托邻居家的叔叔阿姨接送;生日礼物依然是妈妈帮忙转

交。我不明白,为什么别人的父亲能陪在家人身边有说有笑,而我的父亲就只知道工作呢?后来,慢慢长大,我渐渐懂得“医务工作者”这个职业并非一份普普通通养家糊口的工作,它需要专注、慎独,还有奉献。我也明白了父亲不是冷漠的工作狂,他干的是与时间赛跑抢救生命的大事;他也不是不爱我们,而是把对我们的爱化作了对生命的大爱。如今他已年过半百,退出了救死扶伤的前线,却依旧每天准时坚守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这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榜样。

斗转星移,时间来到21世纪,此时的医院旧貌换新颜,已是两个院区,高楼亭台拔地而起,花园流水相映成趣,市级专科、省级荣誉不断刷新,第三院区妇儿医院火热开工。流光漫漫,我也成为了医院的一员,从院前调度蜕变成了一名医院宣传人员;感受过披星戴月日夜兼程的艰辛,也体会过激发创意头脑风暴后的疲惫。透过院志,我看到了前辈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甘于奉献的精神,更发现了自身需要弥补的不足和潜移默化的成长。正是因为这榜样的传承、奋进的力量,让我更加坚定了信仰,守住了初心,从此,眼里有星辰大海,心中有梦想远方。

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宣传科

我与济阳区人民医院

◎郑林彬

我不是济阳人,但与济阳区人民医院相识。我与她相识也不久,寥寥两年而已。然而,我却对这所医院有着解不开的联系,先是源于工作,后是因为相知。

我在济南生活、工作。两年前的一次工作变动,离开原单位奔赴新岗位。上岗不几天,领导安排出差济阳区人民医院。不知道怎么走,开车去,导航,高德导航郭德纲相声戏谑的声音下,我到了医院,纬三路9号,楼也不大,人也不多,下车,找人问问,哦,原来还有新院区,又导航,新元大街17号,到了。这是相识,颇多周折,有郭德纲,还有来自内心的小埋怨:什么小县城的小医院,还有俩院区,折腾。工作还是要做的,要不怎么交差。摸摸口袋,想起领导的殷殷嘱托。开始吧,我开始审视这家小医院。这一审视,我却惊呆了,似曾相识,萦绕心头,是一份两年相知的开始。

我走过省内大大小小不下五十家的医院,也养成了我独有的刁钻的观察医院的方式。我不喜欢看楼高,也不喜欢看车多,我喜欢观察人,与

这所医院息息相关的每个人,医生、护士、病人,探望的亲朋,执勤的保安,扫地的阿姨,因为我坚信,代表一所医院的不应当是现代化的建筑,拥挤的车流,而是工作生活在这些建筑下的每一个真实的人,他们的笑,他们的走路以及他们的言谈,活灵活现、隐隐约约,这叫气质,是历史文化的沉淀,是地方习俗的凝聚,是扎根于骨子里的那永恒不变代代相传的一丢丢的小玩意。

真实。第一眼的感觉。不做作,不粉饰,该咋样就咋样,是山东大汉就绝不做江南美女,是四季分明就绝不设小桥流水。硬挺挺的矗立的两座大楼,腰线笔直,孔武有力,红色的基调,沧桑的感觉。树不大,不高,不粗,估计是建院时栽的。没有大树进城,没有豪华装饰,这是真实,是建筑的真实,是建筑透射出的医院建设者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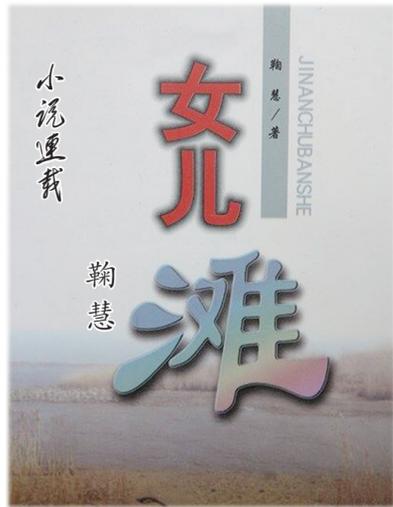
真诚。细回味的感受。做工作就得见人,要不来干嘛,又不是旅游赏景赏花。先问路,毕竟不熟。也不认识谁,逮住个看着像医院职工的人问,某某科室咋走……依着济南人习惯叫声老师,我

的判断是对的,这真是医院职工,暗自窃喜,但很快失望,这估计是个新到职不久的员工,他也不熟,醉了。他梗着脖子,努力的用力的听我用家乡口音版本的济南普通话询问去哪个科室找哪个人,一脸茫然,一脸无辜。算了,我去问别人吧。谢谢还没说出口,他掏出手机,向他的同事询问科室在哪,人在哪,得到了肯定回答,他告知了我。很小的一件事,但细细品味,我想你绝对会品味出那一丝丝绵延悠长的真诚。

真心。再回神的震惊。去的多了,人也见得多了,事也遇的多了,临时,总喜欢回眸再看一眼。这一看,震惊从心底升发,直至浑身上下千千万万个毛孔。因为我得到了真心。医护对患者是真心,诊断准确,嘘寒问暖;领导对职工是真心,关心爱护,培养成长;病人对医护是真心,的相信理解,服从方案;职工对领导是真心,爱岗敬业,凝聚力强。真心是济阳区人民医院的力量。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济阳区人民医院以其三真打动了,我却没什么去回馈这所医院。聊以此文,祝愿济阳区人民医院七十周年生日快乐,也希望我与济阳区人民医院的这份联系,犹如医院向南十公里外的母亲河,奔流向东,生生不息。

作者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



在芳草含泪的注视下,全福的目光闪烁着移开了。毕竟,芳草漂亮又温柔,芳草的优点,是任何别的女孩无法能比的。可是,等自己真的进了镇政府,农村户口的芳草,还适合自己吗?不,不!千万次在他脑海中滚来又滚去的这一问题,在他的眼前定住了格。不,不!他咬牙对自己说。

“五天,就是五天!”对着芳草的背影,郑全福有些气急败坏地吼道。

一步步走在通往大堤的路上,芳草的心乱成了一锅粥,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呢?郑全福要到镇政府去上班,他爹老六正在紧赶慢赶地给他跑。他的心,是在想变吗?

芳草觉得自己的心疼了一下,全福高挑的身影在她眼前来回闪着,挥之不去。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春日的中午,因为那五角钱,与全福的这段关系,还会发生吗?自那个中午之后,芳草爱的天平渐渐从同桌于东海向郑全福倾斜过去,而且,倾斜的速度之快,连芳草自己想来也觉得有些不真实。

那是一个极平常的春日的中午,与别的任何一个中午绝没什么两样,可是,对芳草来说,却

又是那么不同。虽然,走在路上的她,为了自己即将到来的生日,心里七上八下的很不是滋味。每年的这个时候,她都这样。因为伴随着每个生日的到来,她都不由地想到娘,那个把自己生下来两个月之后,或者是跳河自尽,也或者是如人们所说,跟着那南方鸭子跑了的女人。

那是个半阴半晴时阴时晴时而太阳走到云的外边时而云又把太阳遮住的极普通的春日的中午。走在通往滩外小路上的芳草,还半点都不曾意识到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

芳草走向那个身高和腰围差不多等同的叫小段的姑娘,连着怯怯地问了两声,得到的回答,却是一串高跟鞋敲出的“得得”声,和那似乎不堪重负而变得摇摇晃晃的圆鼓鼓的身段。

小段坐回到到台的另一头,麻利地剥开一块水果糖丢进嘴里,然后翘起二郎腿,扬起圆鼓鼓的脸,一动不动地斜眼瞧着房顶上的某一个部位,那神态,简直比刚会下蛋的小母鸡还要神气。

芳草觉得自己的脸不由有些热,她不明白自己刚迈进商店到底是哪儿把小段给得罪了,让她这样。

正当芳草进退两难时,全福走过来,极热情地把布从货架上搬到柜台上。

对全福,芳草是认识的,但并不熟悉。因为他的家在小苇子圈,他从学校毕业后就进了供销社,差不多没在滩里正待几天。以往相遇,彼此都认识,但都不说话。芳草每次到商店来,全福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所以芳草并没太注意过他。这回,全福过分的热情,让芳草不禁多看了他几眼。当两个人的目光猛地碰到了一起的时候,芳草的心突然有些乱起来,她觉得自己的心竟无来由地跳得又响又急,脸也有些烧起来。她不敢抬头看他,她想马上有布点离开这屋子。此时的这间商店,童话世界里的魔房子般,既强烈地吸引着她,又让她觉得有一种飘忽不定,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撕扯着她的心。

快点离开这里,她有些吃力地想。可是,他却并没有半点要马上放她走的意思。芳草此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连花布的颜色也有点分辨不清了。“就要这块吧,六尺。”芳草定了定神,朦朦胧胧想起最右边的那块是他说过的那种适合她的黄布,便下意识地用手拍了拍那布。

量布、叠布、算账,一切都那么干净麻利,眨眼工夫,一块叠好又卷成小长卷的布就放在了她的手边,那清脆的算盘声,似有着某种韵律。芳草掏出钱递过去,那双接钱的手白净细

长,使她不由联想起了某本小说中英俊潇洒的男主人公……

“差五毛钱,不要紧,当时没带的话,再来赶集时捎来就行。”

芳草的脸一下红到了脖子根。刚才忘记问多少钱一尺了。她慌忙地找遍了身上的所有口袋,却是一无所获。身上的衣服,是来时刚换上的。

“没事,没事,不就五毛钱嘛,我给你垫上……”

芳草不知道自己是咋走出那商店的,那个叫郑全福的人后来还说了些什么,她一个字都记不得了。懵懵懂懂来到堤上,被春天的风一吹,她才似乎醒了过来。靠住一棵嫩嫩的小白柳,她的泪滚了下来。

……他的个子那么细细高高,脸孔白白净净……哼,你算啥?人家是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国营商店的营业员,你算啥?对着斜斜长长的堤坡芳草苦笑,然后一步步往回走……

几年来对同桌于东海那种朦胧的感情,突然之间悄然离她而去,空出来的那一隅,不经意间,被那个用悦耳的甜甜的嗓音同她说话的高挑白净的小伙子占据了。(八)